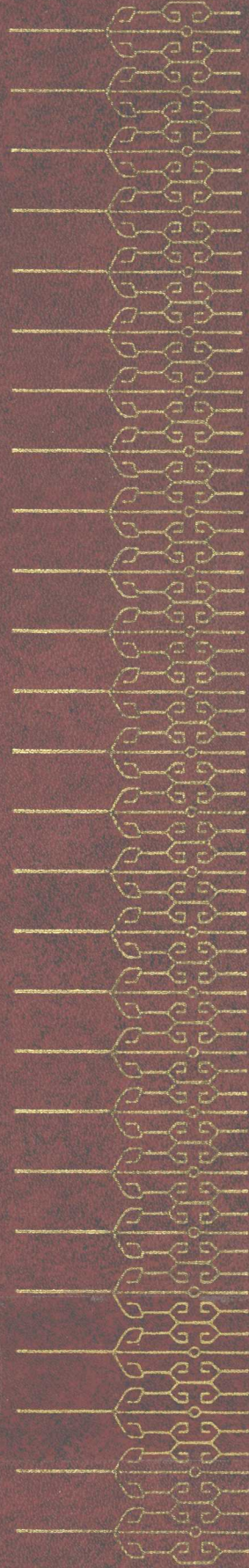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大典



諸子百家通論部

綜述

《莊子·天下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曰，无乎不在。曰，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。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。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。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。以天爲宗，以德爲本，以道爲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以仁爲恩，以義爲理，以禮爲行，以樂爲和，熏然慈仁，謂之君子。以法爲分，以名爲表，以參爲驗，以稽爲決，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齒，以事爲常，以衣食爲主，以蓄息畜藏爲意，老弱孤寡皆有以養，民之理也。古之人其備乎，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。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尙多有之。其在於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，縉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。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。悲夫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。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 假今之世，飾邪說，文奸言，以梟亂天下，喬宇鬼瑣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，有人矣。縱情性，安恣睢，禽獸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它蠹、魏牟也。忍情性，慕谿利跂，苟以分異人爲高，不足以合大衆，明大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陳仲、史鱣也。不知壹天下、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，然而其持

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尙法而無法，下修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紃察之，則偶然無所歸宿，不可以經國定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慎到、田駢也。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惠施、鄧析也。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猶然而材劇志大，聞見雜博，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，甚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，案飾其辭而祇敬之，曰，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軻和之，世俗之溝猶督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傳之，以爲仲尼、子弓爲茲厚於後世，是則子思、孟軻之罪也。若夫總方略，齊言行，壹統類，而羣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，教之以至順，奧窔之間，簞席之上，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，佛然平世之俗起焉。六說者不能入也，十二子者不能親也。無置錫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。在一大夫之位，則一君不能獨畜，一國不能獨容，成名況乎諸侯，莫不願以爲臣。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，仲尼、子弓是也。一天下，財萬物，長養人民，兼利天下，通達之屬，莫不從服，六說者立息，十二子者遷化。則聖人之得執者，舜、禹是也。今夫仁人也，將何務哉？上則法舜、禹之制，下則法仲尼、子弓之義，以務息十二子之說。如是，則天下之害除，仁人之事畢，聖王之迹著矣。

又《天論》 萬物爲道一偏，一物爲萬物一偏。愚者爲一物一偏，而自以爲知道，無知也。慎子有見於後，無見於先。老子有見於詘，無見於信。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。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有後而無先，則羣衆無門。有詘而無信，則貴賤不分。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。有少而無多，則羣衆不化。《書》曰，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此之謂也。

又《解蔽》 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闕於大理。治則復經，兩疑則惑矣。天下無二道，聖人無兩心。今諸侯異政，百家異說，則必或是或非，或治或亂。亂國之君，亂家之人，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，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。私其所積，唯恐聞其惡也。倚其所私以觀異術，唯恐聞其美也。是以與治（雖）（離）走，而是己不輟也。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？心不使焉，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，況於（使）（蔽）者乎？

德道之人，亂國之君非之上，亂家之人非之下，豈不哀哉。【略】昔實孟之蔽者，亂家是也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，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，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故由用謂之，道盡利矣。由（俗）（欲）謂之，道盡謙矣。由法謂之，道盡數矣。由執謂之，道盡便矣。由辭謂之，道盡論矣。由天謂之，道盡因矣。此數具者，皆道之一隅也。夫道者，體常而盡變，一隅不足以學之。曲知之人，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，故以爲足而飾之，內以自亂，外以惑人，上以蔽天下以蔽上，此蔽塞之禍也。孔子仁知且不敢，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。一家得周道，舉而用之，不蔽於成積也。故德與周公齊，名與三王並。此不蔽之福也。聖人知心術之患，見蔽塞之禍，故無欲無惡，無始無終，無近無遠，無博無淺，無古無今，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。是故衆异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。

邢昺《爾雅疏·釋詁》引《尸子·廣澤》 墨子貴兼，孔子貴公，皇子貴衷，田子貴均，列子貴虛，料子貴別固，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，而已皆奔於私也。

《呂氏春秋·不二》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，國危無日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老聃貴柔，孔子貴仁，墨翟貴廉，關尹貴清，子列子貴虛，陳駢貴齊，陽生貴己，孫臏貴勢，王廖貴先，兒良貴後。此十人者，皆天下之豪士也。有金鼓，所以一耳。必同法令，所以一心也。智者不得巧，愚者不得拙，所以一衆也。勇者不得先，懼者不得後，所以一力也。故一則治，异則亂。一則安，异則危。夫能齊萬不同，愚智工拙，皆盡力竭能，如出乎一穴者，其唯聖人矣乎？

《韓非子·顯學》 世之顯學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。孔墨不可復生，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謂真堯舜。堯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？殷周七百餘歲，虞夏二千餘歲，而不能定儒墨之真，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？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

也。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，雜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世主以爲儉而禮之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喪三年，大毀扶杖，世主以爲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，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也，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，而上兼禮之。漆雕之議，不色撓，不目逃，行曲則違於威獲，行直則怒於諸侯，世主以爲廉而禮之。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闢爭，取不隨仇，不差囹圄，見侮不辱，世主以爲寬而禮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將非宋榮之恕也。是宋榮之寬，將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禮之。自愚誣之學、雜反之辭爭，而人主俱聽之，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，行無常議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時而至，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。今兼聽雜學，繆行，同异之辭，安得無亂乎？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 文王之時，紂爲天子，賦斂無度，戮殺無止，康梁沉湎，宮中成市，作爲炮烙之刑，剗諫者，剔孕婦，天下同心而苦之。文王四世累善，修德行義，處岐周之間，地方不過百里，天下二垂歸之。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，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，故太公之謀生焉。文王業之而不卒，武王繼文王之業，用太公之謀，悉索薄賦，躬擐甲冑，以伐無道，而討不義，誓師牧野，以踐天子之位。天下未定，海內未輯，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，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，遠遠未能至，故治三年之喪，殯文王於兩楹之間，以俟遠方。武王立三年而崩，成王在襁褓之中，未能用事，蔡叔、管叔輔公子祿父，而欲爲亂。周公繼文王之業，持天子之政，以股肱周室，輔翼成王。懼爭道之不塞，臣下之危上也，故縱馬華山，放牛桃林，敗鼓折桴，撻笏而朝，以寧靜王室，鎮撫諸侯。成王既壯，能從政事，周公受封於魯，以此移風易俗。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學生焉。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（久）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，天下大水，禹身執殫垂，以爲民先，剗河而道九岐，鑿江而通九路，闢五湖而定東海。當此之時，燒不暇潰，濡不給挖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澤者葬澤，故節財、薄葬、簡服生焉。齊桓公之時，天子卑弱，諸侯力征，南夷北狄，交伐中國，中國之不絕如綫。齊國之地，東負海而北障河，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。桓公憂中國之患，苦夷狄之亂，欲以存亡繼絕，崇天子之位，廣文武之業，故管子之書生焉。齊景公內好聲色，

外好狗馬，獵射亡歸，好色無辨，作為路寢之臺，族鑄大鍾，撞之庭下，郊雉皆响，一朝用三千鍾贖，梁丘據、子家噲導於左右，故晏子之諫生焉。晚世之時，六國諸侯，溪異谷別，水絕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權柄，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為右，恃連與國，約重致，剖信符，結遠援，以守其國家，持其社稷，故縱橫修短生焉。申子者，韓昭釐之佐。韓，晉別國也，地險民險，而介於大國之間。晉國之故禮未滅，韓國之新法重出。先君之令未收，後君之令又下。新故相反，前後相繆，百官背亂，不知所用，故刑名之書生焉。秦國之俗，貪狼強力，寡義而趨利，可威以刑，而不可化以善，可勸以賞，而不可厲以名。被險而帶河，四塞以為固，地利形便，畜積殷富。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，故商鞅之法生焉。若劉氏之書，觀天地之象，通古今之事，權事而立制，度形而施宜，原道（德）之心，合三王之風，以儲與扈冶，玄眇之中，精搖靡覽，棄其軫擊，斟其淑靜，以統天下，理萬物，應變化，通殊類，非循一跡之路，守一隅之指，拘擊牽連於物，而不與世推移也。故置之尋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究。

韓嬰《韓詩外傳》卷四

夫當世之愚，飾邪說，文奸言，以亂天下，欺惑衆愚，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，則是范雎、魏牟、田文、莊周、慎到、田駢、墨翟、宋鈃、鄒析、惠施之徒也。此十子者，皆順非而澤，聞見雜博。然而不師上古，不法先王。按往舊造說，務而自工。道無所遇，而人相從。故曰，十子者之工說，說皆不足合大道，美風俗，治綱紀。然其持之各有故，言之皆有理，足以欺惑衆愚，交亂樸鄙。則是十子之罪也。若夫總方略，一統類，齊言行，羣天下之英傑，告之以大道，教之以至順。奧窔之間，杜席之上，簡然聖王之文具，沛然平世之俗起，工說者不能入也，十子者不能親也。無置錐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爭名，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，仲尼是也，舜禹是也。仁人將何務哉？上法舜禹之制，下則仲尼之義，以務息十子之說。如是者，仁人之事畢矣，天下之害除矣，聖人之迹著矣。

司馬談《論六家之要指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引）《易大傳》：

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為治者也，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嘗竊觀陰陽之術，大祥而衆忌諱，使人拘而多所畏。然其序四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墨者儉而難

遵，是以其事不可遍循。然其強本節用，不可廢也。法家嚴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，然其正名實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、墨之善，撮名、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則不然，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，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，如此則主勞而臣逸。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紬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。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

揚雄《法言·五百》

莊、楊蕩而不法，墨、晏儉而廢禮，申、韓險而無化，鄒衍迂而不信。

王充《論衡·佚文》

孔子曰，文王既歿，文不在茲乎？文王之文，傳在孔子，孔子為漢制文，傳在漢也。受天之文，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，諸子傳書為文，造論著說為文，上書奏記為文，文德之操為文。立五文在世，皆當賢也。造論著說之文，尤宜勞焉。【略】周秦之際，諸子並作，皆論他事，不頌主上，無益於國，無補於化。造論之人，頌上恢國，國業傳在千載，主德參貳日月，非適諸子傳書所能並也。

又《書解》

秦雖無道，不燔諸子。諸子尺書，文篇具在，可觀讀以正說，可采綴以示後人。後人復作，猶前人之造也。夫俱鴻而知，皆傳記所稱。文義與經相薄，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？由此言之，經缺而不完，書無佚本，經有遺篇，折累二者，孰與最殘？《易》據事象，《詩》采民以為篇，《樂》須不懂《禮》待民平。四經有據，篇章乃成。《尚書》《春秋》采綴史記。史記與無異書。以民事一意，《六經》之作皆有據。由此言之，書亦為本，經亦為末。未失事實，本得道實。折累二者，孰為玉屑？知屋滿者在宇下，知失政者在草野，知經課者在諸子。諸子尺書，文明實是。說章句者，終不求解扣明師，師相傳初為章句者，非通覽之人也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序》

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故《春秋》分為五，《詩》分為四，《易》有數家之傳。戰國從衡，真偽分爭，諸子之言紛然淆亂。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曰，朕甚閔焉。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，

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。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輯略》，有《六藝略》，有《諸子略》，有《詩賦略》，有《兵書略》，有《術數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刪其要，以備篇籍。

又《諸子略》 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皆起於王道既微，諸侯力政，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，是以九家之（說）（術）鋒出並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其言雖殊，辟猶水火，相滅亦相生也。仁之與義，敬之與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」今异家者各推所長，窮知究慮，以明其指，雖有蔽短，合其要歸，亦「六經」之支與流裔。使其人遭明王聖主，得其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已。仲尼有言，禮失而求諸野。方今去聖久遠，道術缺廢，無所更索，彼九家者，不猶愈於野乎？若能修六藝之術，而觀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

劉晔《新論·九流》 觀此九家之學，雖有深淺，辭有詳略，偕儒形反，流分乖隔。然皆同其妙理，俱會治道。迹雖有殊，歸趣無异。猶五行相滅，亦還相生。四氣相反，而共成歲。淄澠殊源，同歸於海。宮商異聲，俱會於樂。夷惠同操，齊踪爲賢。二子殊行，等迹爲仁。道者玄化爲本，儒者德教爲宗。九流之中，二化爲最。夫道以無爲化世，儒以六藝濟俗。無爲以清虛爲心，六藝以禮樂爲訓。若以教行於大同，則邪僞萌生。使無爲化於成康，則氣亂競起。何者？澆淳時异，則風化應殊。古今乖舛，則政教宜隔。以此觀之，儒教雖非得真之說，然茲教可以導物。道家雖爲達情之論，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。今治世之賢，宜以禮教爲先。嘉遁之士，應以無爲是務。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。

劉勰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 諸子者，入道見志之書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百姓之羣居，苦紛雜而莫顯。君之之處世，疾名德之不章。唯英才特達，則炳曜垂文，騰其姓氏，懸諸日月焉。昔風后、力牧、伊尹，咸其流也。篇述者，蓋上古遺語，而戰（代）（伐）所記者也。至魯熊知知道，而文王咨詢，餘文遺事，錄爲《鬻子》。子（目）（自）肇始，莫先於茲。及伯陽識禮，而仲尼訪問，爰序道德，以冠百氏。然則鬻惟文友，李實孔師，聖賢並世，而經子异流矣。

逮及七國力政，俊又蜂起。孟軻膺儒以磬折，莊周述道以翱翔，墨翟執儉確之教，尹文課名實之符。野老治國於地利，騶子養政於天文，申商刀鋸以制理，鬼谷唇吻以策勛，尸佼兼總於雜術，青史曲綴以街談。承流而枝附者，不可勝算。並飛辯以馳術，壓祿而餘榮矣。暨於暴秦烈火，勢炎昆岡，而烟燎之毒，不及諸子。逮漢成留思，子政讎校，於是《七略》芬菲，九流鱗萃。殺青所編，百有八十餘家矣。迄至魏晉，作者間出，調言兼存，瑣語必錄，類聚而求，亦充箱照軫矣。然繁辭雖積，而本體易總，述道言志，枝條「五經」。其純粹者入矩，踏駁者出規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，取乎呂氏之《紀》。三年問喪，寫乎《荀子》之書，此純粹之類也。若乃湯之問棘，云蚊睫有雷霆之聲。惠施對梁王，云蝸角有伏尸之戰，《列子》有移山跨海之談，《淮南》有傾天折地之說，此舛駁之類也。是以世疾諸子，混洞虛誕。按《歸藏》之經，大明迂怪，乃稱羿（弊）（斃）十日，嫦娥奔月。殷（易）（湯）如茲，況諸子乎？至如商韓，六虱五蠹，棄孝廢仁，輟藥之禍，非虛至也。公孫之白馬孤憤，辭巧理拙，魏牟比之鴞鳥，非妄貶也。昔東平求諸子史記，而漢朝不與。蓋以史記多兵謀，而諸子雜詭術也。然洽聞之士，宜撮綱要，覽華而食實，棄邪而采正。極睇參差，亦學家之壯觀也。

研夫孟荀所述，理懿而辭雅。管晏屬篇，事核而言練。列禦寇之書，氣偉而采奇。鄒子之說，心奢而辭壯。墨翟隨巢，意顯而語質。尸佼尉繚，術通而文純。鶡冠綿綿，亟發深言。鬼谷眇眇，每環奧義。情辨以澤，文子擅其能。辭約而精，尹文得其要。慎到析密理之巧，韓非著博喻之富。呂氏鑒遠而體周，淮南泛采而文麗。斯則得百氏之華采，而辭氣（文）之大略也。若夫陸賈《典》（新）語，賈誼《新書》，揚雄《法言》，劉向《說苑》，王符《潜夫》，崔寔《政論》，仲長《昌言》，杜夷《幽求》，（或）（咸）叙經典，或明政術，雖標《論》名，歸乎諸子。何者？博明萬事爲子，適辨一理爲論。彼皆蔓延雜說，故入諸子之流。夫自六國以前，去聖未遠，故能越世高談，自開戶牖。兩漢以後，體勢（浸）（漫）弱，雖明乎坦途，而類多依采。此遠近之漸變也。嗟夫，身與時舛，志共道申。標心於萬古之上，而送懷於千載之下。金石靡矣，聲其銷乎。贊曰：（大）（丈）夫處世，懷實挺秀。辨雕萬物，智周宇宙。立德何隱，含道必授。條流殊述，若有區區。

王通《中說·周公篇》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，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

蔽也。安得長者之言哉？子曰，通其變，天下無弊法，執其方，天下無善教，故曰存乎其人。子曰，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，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·子部》《易》曰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儒、道、小說，聖人之教也，而有所偏。兵及醫方，聖人之政也，所施各異。世之治也，列在衆職，下致衰亂，官失其守。或以其業游說諸侯，各崇所習，分鑣並驚。若使總而不遺，折之中道，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。《漢書》有《諸子》、《兵書》、《數術》、《方伎》之略，今合而叙之，爲十四種，謂之子部。

白居易《白氏長慶集》卷六五《黜子書》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，大義乖則小說興，微言絕則異端起，於是乎歧分派別，而百氏之書作焉。然則六家之異同，馬遷論之備矣。九流之得失，班固叙之詳矣。是非取舍，較然可知。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，遵聖人之要道，則莫若宏四術之正義，崇九經之格言。故正義著明，則六家之異見，不除而自退矣。格言具舉，則九流之偏說，不禁而自隱矣。夫如是，則六家九流，尙爲之隱退，況百氏之殊文詭制，得不藏匿而銷蕩乎？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，斥異端而闡微言，辨惑嚮方，化人成俗之要也，伏惟陛下必行之。

劉敞《公是集》卷四二《百工說》百工之事，聖人智也。百子之術，聖人治也。百工殊智而同巧，百子殊術而同治。作車以行陸，作舟以行水，鑠金以爲刃，凝土以爲器，糅革以爲韋，合異以爲績。甲欲其堅也，刃欲其利也，弓欲其規也，矢欲其直也。其意舛馳，其務相反，其智不一，能並而容之，並而任之者，司空也。或爲楊，或爲墨，或爲刑名，或爲從橫，或爲道德，或爲法術，爲人欲其棄己也，爲己欲其忘人也，其意亦舛馳，其務亦相反，其智亦不一，能並而容之，並而任之者，聖人也。故司空氏得其人，百工者咸安其職，勉其業，居其次。司空失其人，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，以巧相傾，以利相排，以說相勝。聖人在上，百子者各輸其術，陳其力，守其官。聖人隱，王道廢，百子者不得其用，起而察時之治亂，深念而遠慮之，以智相多，以學相非，以法相厲，天下於是大亂，人自爲教，家自爲治，則上無聖王，而使人不得其材，賢者在下而業不試，故也著之其書，傳之其徒，以謂若己而治矣。此一官之事，一器之用，譬猶鼎之可烹，罍之可盛，使相易而不能行矣。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，適其所宜而已矣。楊氏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利彼也，故爲

我。墨氏思天下之亂，以爲亂生於私己也，故兼愛。申、韓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民分之不定也，故尙刑名。蘇秦、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患難之不分，紛揉之不解也，故爲縱橫。莊、老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多欲也，故教以清淨。陳仲、史鰌思天下之亂，以謂生於貪曲也，故教以廉直。許行、陳相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逐末也，故教以稼穡。孫武、吳起思天下之亂，以謂亂生於不教民戰，故立兵法。此皆其美者也。是以言之或相擯也，或相尙也。雖然，尙之非也，擯之又不是也。聖人者立，數子者得其欲而言止矣。故言者生於不用也，術者生於不試也。言而皆得其用，天下安有言？術而皆得其試，天下安有術？故仲尼之門，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聖人之能，盡人之材也，知人之能止其分也，使治天下亦若是矣。使世而無仲尼，德行或者爲老、莊，或爲陳、史。言語者或者爲秦、儀，或爲惠施。政事者或者爲刑名，或爲法術。故曰，非百子之害也，無聖人之害也。聖人不息，王政不滅，百子者不起。夏有天下四百餘歲，傳之商。商有天下六百餘歲，傳之周。聖人治之，仁人接之，百子者不得作。周有天下八百餘歲，文敵極矣，仲尼生而無位，百子者紛然而起。由是言之，百子出於周衰也，周之前固未有也。及至今之時，道無所主，治無所出，學者喪其性，而萬物失其體，而欲復三、五之治，何可得哉？故曰，世之敵，必鄉原也。相悅以名，相飾以利而已矣。世之所向而爲之，世之所背而去之，因主爲操，因俗爲度，因僞爲禮，滑稽而無法，誕漫而無家。世之敵，必鄉原也。鄉原不及百子，百子不及中庸。中庸者，聖人之治也。堯、舜所以君也，周公所以臣也，仲尼所以師也，子思、孟軻所以救敝也，惟仁人能知聖人、子思、孟軻之謂也。

高似孫《子略序》『六經』後，士以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，往往騁辭立言，成一家法。觀其跌宕古今之變，發揮事物之機，智力足以盡其神，思致足以殫其用。其指心運志，固不能盡宗於經，而經緯表裏，亦有不能盡忘乎經者。使之純乎道，昌乎世，豈不可馳騁規畫，鉤錚事功，而與《典》、《謨》、《風》、《雅》並傳乎？所逢如此，所施又如此，終亦六六與羣言如一，百氏同流，可不嗟且惜哉。嗚呼，仲尼皇皇，孟子切切，猶不克如皋、夔、如伊、呂、周、召，況他乎？至若荀況、揚雄氏，王通、韓愈氏，是學孔、孟者也，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。或知此意，則一言可以明道。藝究訐謔，可以立身養性，致

廣大，盡高明，可以著書立言，丹青金石，垂訓乎後世。顧所擇如何耳，審哉審哉。乃係以諸子之學，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、存其流而辨其術者，斯可以通名家、究指歸矣，作《子略》。

章如愚《羣書考索》卷九《諸子百家》 自太史談爲六家要指之論，

而劉歆所奏《七略》有《輯略》、《六藝》、《諸子》、《詩賦》、《兵書》、《術數》、《方伎》之目。班固作《漢·藝文志》，以爲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今考《藝文志》之所載，曰儒、曰道、曰陰陽、曰法、曰名、曰墨、曰縱橫、曰雜、曰農、曰小說，此所謂十家者也。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，道家則出於史官，陰陽家則出於羲和之官，法家則出於理官，以至於名家之出於禮官，墨家之出於清廟之官，縱橫家之出於行人之官，雜家則出於議官，農家出於農稷之官，小說家則出於稗官，則亦未有所本者。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，而於小說家則曰君子弗爲，得非說家或在所指乎。孟堅於諸子十家之外，又有兵家、天文、曆譜、五行、醫經，皆刪劉歆《七略》之說以備於篇者也。後世分四部之書，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，豈亦效孟堅之體乎？《隋書》之志經籍，唐書之志藝文，儒道、法家、名、墨、縱橫之類，大抵與班同，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，而《唐志》又始以雜藝術類。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也。夫所謂儒家者何也，若《晏子》則爲晏平仲之書，《曾子》則謂曾參之書，《公孫尼子》則爲七十弟子之書，《董子》則爲戰國董何心之書，魯仲連則爲《魯連子》之書。漢作《魯仲連子》。《鹽鐵論》則作於桓寬，《潛夫論》則作於王符，《昌言》則作於仲長統，《申鑒》則作於荀悅，《魏子》則作於後漢之魏明，《牟子》則作於後漢之牟融，《中論》則作於魏之徐幹，《體論》則作於魏之杜恕，《法訓》則作於蜀之譙周，《續說苑》則作於唐之劉昫，《古今說苑》則作於唐之李吉甫。若乃《新語》則作於漢之陸賈，《新書》則作於賈誼，《新序》則作於劉向，成帝永始元年。《桓子新論》則作於桓譚，《顧子新語》則作於顧譚，《志林新書》則作於虞喜，而夏侯湛、華譚亦皆有《新論》之作。《王子正論》則作於王肅，《袁子正論》則作於袁準，《正言》則作於干寶，《正覽》則作於梁周捨，而唐之儲光義亦有《正論》之作，此豈非儒家者歟。所謂道家者何也，《鬻子》之出於鬻熊，《道德經》之出於老子，鄭氏傳其學。《田子》之出於田駢，《莊子》之出於莊周，《列子》之出於列禦寇，《廣成子》之出於商路公，《蘇子》之出於蘇彥，《宣子》之出於宣聘，《陸子》出於陸雲，《抱朴子內篇》之出於葛洪，而《黔婁子》則出於齊之

隱士，《鵝冠子》則出於楚之隱人，《文子》之書雖曰出於老子弟子，而班氏以爲似依托者，此豈非道家者歟？所謂法家者何也，管夷吾之有《管子》，商鞅之有《商君書》，慎到之有《慎子》，申不害之有《申子》，韓非之有《韓子》，晁錯之有《新書》，董仲舒之有《春秋決疑》，崔寔、劉廙之有《政論》，魏桓範之有《世要論》，梁劉邵之有《法論》，杜佑之有《管子指略》，此豈非法家者歟。所謂名家者何也，若《鄧析子》則鄭人，與子產同時者。若《尹文子》則與宋鉞俱游稷下者，若《公孫龍子》則爲堅白之辨者，若《惠子》則所謂惠施，而與莊子並時者。至於魏盧毓之《九州人士論》，劉邵之《人物志》，梁姚信之《士緯》，范謐之《辨名苑》，杜周士之《廣人物志》，此豈非名家者歟。曰《墨子》則爲墨翟之作，曰《隋巢子》，曰《胡非子》，則爲墨翟弟子之作，此所謂墨家者然也。曰《蘇子》則爲蘇秦之書，曰《張子》則爲張儀之書，而《鬼谷子》者，《隋志》以周世隱人目之，《唐志》以蘇秦目之，而皇甫謐、樂壹輩有《鬼谷》之注，梁元帝有《補闕子》之作，此所謂縱橫家者然也。若《尉繚子》則作於六國時之尉繚，《尸子》則作於魯人之尸佼，《呂氏春秋》之作於呂不韋，《淮南子》之作於劉安，《論衡》之作於王充，《風俗通義》之作於應劭，《說林》之作於孔衍，《抱朴子外篇》之作於葛洪，《金樓子》之作於梁元帝，《古今注》之作於崔豹，《續古今精義》之作於唐周蒙，《類苑》之作於劉孝標，《羣書治要》之作於魏徵，《帝王略論》之作於虞世南，《理道要訣》之作於杜佑，此所謂雜家者然也。《四民月令》之作於崔寔，《齊民要術》之作於賈思勰，《荆楚歲時記》之作於宗懷，《玉燭寶典》之作於杜臺卿，《秦中歲時記》之作於李綽，《四時纂要》之作於韓鄂，而《范子計然》之書則范蠡與計然之所問答，此所謂農家者然也。張華之《博物志》，顧協之《瑣語》，劉義慶之《世說》，劉孝標之《續世說》，裴子野之《類林》，其皆小說之謂乎。以孫子之《兵法》，而魏武帝、杜牧、賈林輩皆爲之注，武帝又爲之續。以吳起之《兵法》，而賈詡、孫鑄亦註釋之。若曰《六韜》，《隋志》以爲太公之作，而《漢·藝文志》止曰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初無此書之名，雖有周史《六韜》載之於志，然注言惠襄之間，或顯王時，或曰孔子問焉，顏師古以即今之《六韜》，而亦不指爲太公之書，則不知《隋志》將何所據邪？有如黃帝之《太一兵歷》，太公之《金匱》、《三宮兵法》，穰苴之《司馬法》，黃石公之《三略》，魏武帝之《兵書接要》，司馬彪之《兵記》，孔衍之《兵林》，李靖之《六軍鏡》，吳兢之《兵家正史》，李德裕之《西南備逐錄》，其兵法之謂乎。

《靈憲圖》《渾天儀》則張衡爲之，《渾天象注》則吳王蕃爲之，《天儀說要》則陶洪景爲之，《靈臺祕苑》則庾季才爲之，而《釋周髀》《乾坤祕奧》《法象志》則李淳風爲之，以至石氏之《星經傳讀》，甘氏之《四七法》，其皆天文之謂乎？若《曆譜》十八家見於班氏之《志》，而《四分曆》則李梵爲之，《景初曆》則晉陽偉爲之，《曆術》則何承天、崔浩皆爲之，《皇極曆》則劉焯爲之，《曆義》則浮屠一行爲之，《九章重差》則爲之於劉向，《算經》則爲之於張正建、韓延、夏侯陽，《九章算術》則爲之於徐徽、徐岳，《九章算經》、《五曹算經》則又甄鸞爲之，其皆曆算之謂乎？京房則有《周易占》、《周易林》，焦贛、費直、管輅則有《易林》，而費直則又有《易內神靈》，郭璞則有《周易新林》，晉史綽則有《龜經》，是所謂五行者也。《秦府十八學士》及《凌煙功臣》，則閻立本圖之，《開元十八學士》，則商賈、韋無參圖之，是所謂雜藝者也。若黃帝素問，《黃帝甲乙經》、《黃帝八十一難》，若扁鵲《內外經》，若岐伯《灸經》，是又所謂醫經者也。而班氏之《志》有曰，儒家者流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以重其言，於道最高。噫，不如何以見儒術之尊，非諸家之比哉。

郝經《續後漢書》卷八三《百家》 書契以來，自非國家典籍，士庶人不敢輒爲書，故非天子不制度，不考文。雖孔子之聖，足以制作，如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皆因其故而加修之，非古所無有而自爲之也。孔子沒，諸弟子各記載其師說，始各有書，然而皆本唐虞，徵文武，宗孔氏，不敢以私臆干時惑衆。至孟子時，齊有三騶，騶忌以鼓琴干威王，封侯，而受相印，先孟子。其次騶衍，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，不治事而議論，於是稷下先生及游學之士盛者數百千人。衍深觀陰陽消息，而作怪迂之變，《終始》、《大聖》之篇十餘萬言，其語闊大不經，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，及海外之所不能睹，稱引天地剖判以來，五德轉移，治各有宜。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爾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，有裊海環之，人民禽獸莫能相通。如一區中者，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其術皆此類也。王公大人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。淳于髡亦齊人，博聞強記，學無所主。慎到趙人，田駢，接子亦齊人，環淵楚人，皆學黃老道德法術陰陽，各著書以干世主。騶奭者，齊諸騶子，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。齊宣王嘉之，與淳于髡等皆位列大夫，開第

康莊之衢，高門大屋，尊寵之。齊人爲之頌曰，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轂過髡。而田駢號爲天口趙。復有公孫龍，爲堅白同異之辯，劇子之言。魏有李悝，盡地力之教。楚有尸子、長盧。阿之吁子。世多有其書，不可勝道。於是前乎周孔，後乎孟荀，雜然並出，各自名家。如騶、鄧、管、晏、老聃，皆有其書。而其文不類，大抵皆傳聞誦習至是而始爲書爾。至秦《詩》、《書》之禁爲重，而諸子百家自行於世。漢孝武時，董仲舒請罷黜百家，表章《六經》，雖略施行，不能竟禁。至司馬氏父子，乃別爲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，推本其說，謂之指要，而先黃老後《六經》，使儒與楊墨刑名並謂之家，昧於道術之正矣。浸淫滋蔓，家自爲書，如淮南安之流，尤爲僻誕。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，任宏校兵書，尹咸校術數，李柱國校方伎。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向卒，子歆繼其業，於是總羣書而奏其《七略》，原遠未分，正路遂夷蕪矣。道具於天地，萬物會於人心，往古來今，閱千萬世，初無加損焉。故必犧而上，有道而無文。必犧而下，有文而無書。唐虞而下，始有書。益之以三王，終之以孔子。傳序一道，範圍一心，亦無加損，猶夫必犧氏之先也。彼百家衆流，乃以區區偏見諛聞，輒自置聖人之後，《六經》之表，穴蠹道真，紅紫耳目，塵機編簡，使學者莫知適從，往往陷入伎術小道，故其害天下，亦異端之次也。

胡直《衡廬精舍藏稿》卷一七《策問》 問，學術爲天下裂，廓而正之者，存乎其人。蓋自孟軻氏沒，學者不一家，楊、墨之下，可略而言稽之。周、秦之間，有鬻熊子，老子，已而有南華、沖虛、文始三子，有子華、亢倉、鄧析、鶡冠、尹文子五人，有慎子、鬼谷子、文子、商子、孫子、吳子、尉繚子、公孫子、韓非子、孔叢子，其最著者荀子。漢、六朝之間，有《新書》，有《繁露》、《玉杯》、《淮南鴻烈》，有《論衡》，有《潛夫論》，有《昌言》，有《申鑒》，有《說苑》，有《中論》，有《世說》。其最著者，《揚子》、《文中子》。唐、宋之間，有《天隱子》、《玄真子》、《鰲隔子》，有《潛虛》，有《意林》，其最著《周子》、《程子》。此數十子者，總之，則道德、縱橫、刑名、儒家者流。國朝儒臣宋氏，蓋嘗疏剔而詆排之，始以《鬻子》，終以周、程，其歸依可知已。要之，夫人之學，各蔽所見，而失其本。若道家，蓋求其本而過者也。縱橫、刑名，則依仿之以相馳騁。而儒者反屑屑於其末，其極則博而寡要，宜不足回數十子之轍也。嗚呼，周、程至矣，非所謂由本達末者哉。今之論學術者，欲令數十子咸知所歸依，豈亦

當反觀其本者歟。諸士涵泳問學久矣，矧昔海濱嘗有嚮道君子出焉，由其說廓而正之，諸士責也，曷正言之，毋辭。

三代而上，道術出於一，故行道者衆，而言道者希。三代而下，道術出於二，故言道者衆，而知道者希。夫道之在天下，有本有末。本者，人見其藏於內也，而不知非內也。末者，人見其散於外也，而不知非外也。非強一之也，雖頃暫不得而二也。不觀諸日月乎，今夫日月貞明之體，至約也。而其耀下土，燉八埏，鉅而山川，細而草木，莫非日月之末光，豈嘗有二物哉？自人之求日月者，或獨索諸貞明之體，則嘗拒山川草木之光而眇忽之，是固謂失也。而愚者謂日在淵而逐於淵，狂者謂月在江而攫於江，則其失益遠矣，是本末二之也。嗟乎，此所謂後世之語道術者也。夫道之本果安在哉？心者，斯道之日月也。性，其貞明之體也。率之爲五倫，散之爲萬行，置之塞天地，橫四海，貫古今，則貞明之寓於山川草木者也。是則有本即有末，夫惡得二？唯孔子既沒，大義既乖，微言幾絕，而天下之異議起，異議則二之爲患也。雖孟子獨得其傳，而當其時，固已有楊、墨諸子，並駕其說於天下。故孟子曰，吾爲此懼，閑先聖之道，距楊墨，放淫辭，邪說者不得作。彼楊、墨、孟子既距放之矣。庸知其後愈熾愈盛，言人人殊，何啻駕五車汗九牛哉？然則廓而正之者，寧不望斯人歟？執事發策，以諸子著述下詢承學，將廓而正之，而愚非其人也。請得而彷彿其大都，鬻熊著書二十篇，老聃著五千餘文，莊周著內外雜三十一篇，世稱《南華經》。列禦寇著凡二十篇，世稱《沖虛經》。關尹喜著九篇，世稱《文始經》。至於文子鉅著十二卷，《亢倉子》九篇，《鵠冠子》四卷，《子華子》程本著十卷，《鬼谷子》一名《玄微子》，或云即王詡著十三章。孫武著十三篇，吳起著六篇，尉繚子著二十四篇，公孫龍著六十四篇，尹文子著二卷，韓非著五十五篇，孔叢子名鮒，著七卷，荀況著三十二篇，此則周、秦間之著作，然猶有《曾子》、《子思子》、《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者，世皆知其贗，故弗及也。漢、六朝之間，陸賈、賈誼並有《新書》，暨董子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，世咸僞之。《淮南鴻烈解》出漢劉安，招集其徒著二十一篇。《論衡》出王充，二十五篇。《潛夫論》出王符，凡三十六篇。《昌言》出仲長統，三十四篇。《說苑》出劉向，二十篇。《申鑒》出漢荀悅，五卷。《中論》出魏徐幹，二十篇。《世說新語》無足論。《揚子法言》十三篇。《文中子》，王通門人所記，十卷。唐、宋之間，《天隱子》或曰即司馬承禎所著，凡八篇。《玄真子》出

張志和，十二篇。《鰲隅子》出宋黃晞，凡十篇。《潛虛》出司馬公，《意林》唐馬總會元撰。其他作者百家咸弗論。嗟乎，自周、秦而下，何其多言哉，何其多言哉。不有周、程，則漫然無且，天下曷所趨？國朝儒臣宋氏嘗著諸辨，以爲《鬻子》非自著，於《老子》稱豪傑士，傷其本之未正，而未流之弊至貽虛玄，長晉亂之機。於《莊子》則惜其未見孟子，於《列子》則疑其多同竺法，於《荀子》則譏其才甚高而不見道，於《揚子》則云雜黃老，於《文中子》則辨其附託而取其爲近。其他評駁是非，鑑別真僞，若辨白黑，而於篇終則惟以周、程爲歸宿，其旨瞭矣。然而未究本末之實，未致幾微之辨，則趨者終莫已也。蓋孔子既沒，其本末一貫之宗，先本後末之序，傳諸曾子，以逮軻沒，不得其傳。獨西河以文學名，其學尊聞見，謹器數，後代傳之，浸失其真，至有累世不能通，當年不能究。故譏者曰，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。不幸老氏直窺本原已出久矣，而其言象帝之先，知常曰明，其與《大易》先天不違神明其德之旨，無以大異，謂其無得於本，不可也。雖然至於此，而愚有二慨焉。嚮令老子者從是而培其本，順達其末，不使失序，則何惡於老哉？彼則以本爲精，以物爲粗，嗒然獨與神明居，而竟奮其末，迫焉後動，不得已而後應，此則所謂獨索貞明之體，而拒山川草木之光，謂其本之能正，亦未可也，此一慨也。當其時，又令吾儒咸務其大而先其本，不牽於聞見器數而漸進其末，則爲老之徒必曰，儒者之道有本有末，而《大學》之序先本後末，一何其全且中也。彼之賢而蚤智者，必有歸也。然吾儒者猶復以末爲先，以六藝爲工，以聞見器數爲上，至爭一典一器之是非，攻若聚訟，膠若刻舟，誠有累世窮年而莫殫者。則彼將憚其艱，苦其多，而悲其泛，不反顧而走哉？是吾儒之驅之也。甚矣，又何異乎逐日於淵，攫月於江，而竟忘其本，此所謂益失之遠者也，此二慨也。由是莊、列鼓其波，諸子煽其焰，而天下不之儒而之老者，蓋紛如矣。是故谷神不死，玄牝之門，則神仙家之焉。聖人不仁，芻狗萬物，則刑名家之焉。將喻必張，將弱必強，則縱橫家之焉。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，則黃石、張良之徒之焉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則蕭、曹與漢文帝之焉。然蕭、曹、文帝卒使天下食寧一之福，致刑措之盛，終漢之世，而老氏不爲無功。雖然，使語以五倫萬行，塞天地，橫四海，貫古今，若堯之協和，舜之風動，以及鳥獸魚鼈咸若若此者，老氏寧有之歟？然則有志斯道者，欲廓而正之者，果何以也？嗟乎，本末之序愚既言之，乃若幾微之辨，謂

不以老氏常蓄於其內，而後儒徒涉於其外，將本末膏病之歟？漢儒他勿論，若揚子，蓋嘗考其年，無仕莽之實，而宋氏已病其涉黃、老矣。《文中子》雖近，而附託淆訛，終駁書耳。執事謂人各蔽所見，愚不意一蔽而千百年之久也。其不足以回數十子之轅，亦曷疚哉？天運往復，於是乃有周、程二君子出。周子《通書》則以無欲爲明，通公溥之本。程子則以大公爲順應之本，而尤致意於性無內外之一語，其於聞見器數，未皇急焉。當此時，非獨有老，蓋亦有釋，獨賴二君子倡明其間，天下乃知學之有本末，而先後之序亦彰。其視二氏與他諸子，猶日月一出，而羣星不得以肆其芒。孟子以後，至是一明，豈非廓而正之者之得其人歟？然廓之者未幾，而蔽之者復衆。所謂蔽者，又非若諸子之外謬怪賊也。蓋末詳則本略，此重則彼輕，其勢然也。於是天下士莫遯其源，則又鮮之老而多之釋焉。然而儒者猶復增壘藩塹，以拒其來歸。乃至吾儒中有詳於立本之旨，明於先後之辨者，則概以二氏拒之。嗟乎，《大學》訓曰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又曰：此謂知本。後儒咸倒置焉。愚不知斯道之奚所底也？我朝成化間，海上嚮道君子若陳獻章者，初非不知求諸繁也，蓋其始從臨川，繁而無得，乃反觀而求之約。體道於勿忘勿助之間，悟道於至近至神之妙，固已近登濂洛，上窺孔孟，而多自得矣。其時天下識者，至稱之活孟子云。愚讀其言曰：我大而物小，物有盡而我無盡，則我物猶二也。其於程子性無內外之旨，猶未盡也。雖然，其亦今時之詳於立本者歟？其間博極羣書者，反詆之爲禪。然則今天下之語學者，蓋轉喉而觸之諱矣。學何由入？道何由正？學者既莫取衷，而彼曉曉若數十子者何以回也？雖然，執事已言之矣。斯道猶日月也，日月之明體未光，雖各因於所見，而日月自若也。知本之學非曾子始言之，孔子蓋曰：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然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由是上稽帝王之業，弘矣。而其學曰精一，曰建中，曰懋昭，曰緝熙敬止，蓋未有不自吾心本體之明者也。吁，世之任道君子，豈無有揭日月而行之者與？而執事曷憂？愚生竊有志焉，幸進詔以竟其旨。

陳仁錫《諸子序》賀復徵編《文章辨體彙選》卷二九二 學莫要乎「六經」，人才莫急乎經濟，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。何以有諸子之刻？蓋欲返之於「六經」也。以「六經」收諸子，不若以諸子返「六經」。強其所厭，不若用其所喜。夫諸子多救時之人，然「六經」治未病，諸子治已病。「六經」治

百家之病，諸子治一時之病。「六經」藥物悉備，而不預裁一方，病夫自取焉。諸子方太具，藥太猛，乃治己也奇，治人也拙，治一國也奇，治一世也拙。奇以方，拙亦以方。後之習諸子者，幾無疾而呻吟，類無方而操藥，又近於入虎狼之窟，采鳥喙之毒，奚取焉？人皆曰：子，才也。子，識也。子，腸也。其實不知子爲何氏，能去驕氣與多欲、態色與淫心乎？能曳尾塗中乎？剡之野，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？能却聘終身不仕乎？能既放流眷乎？能居游必擇乎？能招隱鬼谷乎？不能何以知人？能浩肆恢奇乎？能不流邪說乎？能竣潔老成、懸之咸陽乎？不能何以知言？諸子中大醫王四，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，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，故尙補。汰之清冷之淵，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，故尙瀉。無政事則俗，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，故尙法。《離騷》有力於《詩》亡之後，屈子醫懣夫一大手也，故尙厚。雖然，有其心，無其術，墨子也，中醫也。有其心，有其術，不操其本，及身而止，管子也，時醫也。齊生死，一壽夭，迂而自得，不關痛癢，不詳標本，莊子也，儒醫也。以言竊國，必有天刑，呂不韋，毒藥也。天之刑申，不在耕戰，而在告訐。其刑韓，不在名法，而在以說難於富貴也，貪醫也。然言與法不可泯矣。噫，天生我材，其要擇術。管子多欲，亦多君之欲，而布局寬，可大不可久。晏子少欲，亦少君之欲，而結體隘，善閉不善開。甚哉乎，經濟之難。子華子不云乎，爲人所處者，不得安其所處，吾猶病言之不廣。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，道在「六經」，修辭立誠，斯雄渾博大也已。因次前集，故漢以下不具論。

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二七《九流緒論上》 劉向《七略》叙諸子凡十家，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，而詘其一小說家，九流之名所自昉也，統曰諸子。所以別於「六經」，亦以「六經」所述古先哲皇大道，歷世咸備，學業源流揆諸一孔，非一偏之見。一曲之書。周室既衰，橫義塞路，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，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，於是紛紛著書，人以其言顯暴於世，而九流之術興焉。其言雖歧趣殊尚，推原本始各有所承，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，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，悉股肱之材。非如後世文人藝士，苟依托空談，亡裨實用者也。今讀諸家之書，若儒、若墨、名、法、縱橫亡論，至道家習尙玄虛，蔑棄禮教，陰陽、農圃淺機僻數，人所易窺，而道則以濡弱謙下附於堯之克讓，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爲，陰陽則《泰素》以五行稱黃帝，田園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，當時九家者流其旨概如此。第自儒術而外以概「六經」，

皆一偏一曲，大道弗由鈞也。班氏以儒出司徒，道出史官，未嘗不若《隋志》以出《周官》九兩曰師、曰儒也。秦、漢前諸子，向、歆類次其繁簡適中，以今較之，殊有不合者。夫兵書、術數、方技皆子也，當時三家至衆，殆四百餘部，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，故兵書、術技向、歆俱別爲一錄，視《七略》幾半之，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，而《七略》中存者十亡一二，九流則名、墨、縱橫業皆漸泯，陰陽、農圃事率淺猥，而儒及雜家漸增，小說、神仙、釋梵卷以千計，叙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，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、刑一也，而兵不列九流。道、釋一也，而釋未入中國，皆當補，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、墨、縱橫書傳僅三數種，今又無習之者，不當獨爲家。余竊病焉。暇日細閱諸家，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，稍以臆見更定其間，所損五，曰墨、曰名、曰法、曰陰陽、曰縱橫，其說浸微、術浸滅，故總而類之於前，示弗能儒抗也。所益五，曰兵、曰術、曰技、曰道書，神仙並入。曰釋典，其徒曰廣、教曰蕃，故別而類之於後，示弗敢儒抗也。首吾道以彰顯大源，繼諸氏以溯洄末學，終方外以窮極異端，其家逾百，其篇溢萬，其流仍九，附諸孟堅。於戲，後世考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，核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，必以余言爲隗始夫。

余所更定九流，一曰儒、二曰雜總名、法諸家爲一，故曰雜，古雜家亦附焉。三曰兵、四曰農、五曰術、六曰藝、七曰說、八曰道、九曰釋。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，雜主節治救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，兵主法制、權略而縱橫、占候之籍附之，農主稼穡、蠶桑而飲饌、藥餌之方附之，術主著龜、曆算而禽星、宅相諸技附之，藝主書計、射御而博奕、繪畫諸工附之，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，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、爐火、符籙、章醮附之，釋主經典、禪觀而論宗、戒律、梵唄、機緣附之。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《六經》，故首之以儒，崇大道也。昇端衰世之觀咸徇一曲，故次之以雜，核支流也。國所重在戎，故次兵以審大機。民所天在食，故次農以植大命。術雖淺數，神智工巧之規寓焉，故次術。藝雖末流，弛張游息之務存焉，故次藝。說出稗官，其言淫詭而失實，至時用以洽見聞，有足采也，故次說。道本柱下，其言放蕩而難遵，至齊物我、達死生不可易也，故次道。釋本西方，其言荒忽而亡據，至明心性、破塵幻不可誣也，故次釋，而九流之事終焉。【略】古今子書之盛，盛於戰國，東京以降幾亡子矣。唐人能爲僞而弗能爲真，宋人能爲真而弗能爲僞，即名理燦然，語其文於秦、漢，非也。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，劉中丞

之《郁離》，雜家也。王司馬之《短長》，縱橫家也。《郁離》引喻指陳，若雷雨風雲，晦冥磅礴。《短長》揣摩闕說，若江河溟渤，澎湃瀾翻，即以置戰國諸家，庸辨乎？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，崔宗伯之翼士醇乎儒，皆體氣高邁，詞義閎深，古色黝然，駸駸乎進於漢矣。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，余嘗謂史有別才，惟子亦然。劉、宋並興勝國，劉之文非宋匹，以《郁離》視龍門則或相倍屢焉。李、何方駕盛明，何之文非李匹，以《大復》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。夫龍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，《郁離》、《大復》則伯溫、仲默生平寓焉，茲所以異與。後世子書庶幾秦、漢者，文也，若其理終不可到。孟、荀於儒，莊、列於道，孫武於兵，韓非於法，彼皆以身爲其術，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，故邪正不同，同歸於弗可磨滅。唐而後厥尙殊焉，故諸子之言鮮矣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總叙》自《六經》以外立說者，皆子書也。其初亦相淆，自《七略》區而列之，名品乃定。其初亦相軋，自董仲舒分別而白之，醇駁乃分。其中或佚不傳，或傳而後莫爲繼，或古無其目而今增，古各爲類而今合。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，儒家之外有兵家，有法家，有農家，有醫家，有天文算法，有術數，有藝術，有譜錄，有雜家，有類書，有小說家。其別教則有釋家，有道家。叙而次之，凡十四類。儒家尙矣。有文事者有武備，故次之以兵家。兵、刑類也。唐虞無皋陶，則寇賊奸宄無所禁，必不能風動時雍，故次以法家。民，國之本也。穀，民之天也。故次以農家。本草經方，技術之事也，而生死係焉。神農、黃帝以聖人爲天子，尙親治之，故次以醫家。重民事者先授時，授時本測候，測候本積數，故次以天文算法。以上六家，皆治世者所有事也。百家方技，或有益，或無益，而其說久行，理難竟廢，故次以術數。游藝亦學問之餘事，一技入神，器或寓道，故次以藝術。以上二家，皆小道之可觀者也。《詩》取多識，《易》稱制器，博聞有取，利用攸資，故次以譜錄。羣言歧出，不名一類，總爲薈萃，皆可采摭菁英，故次以雜家。隸事分類，亦雜言也，舊附於子部，今從其例，故次以類書。稗官所述，其事末矣，用廣見聞，愈於博奕，故次以小說家。以上四家，皆旁資參考者也。二氏，外學也，故次以釋家、道家終焉。夫學者研理於經，可以正天下之是非。徵事於史，可以明古今之成敗，餘皆雜學也。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，雖其間依草附木，不能免門戶之私，而數大儒明道立言，炳然俱在。要可與經史旁參，其餘雖真僞相雜，醇疵互見，然凡能自名一家者，必有一節之足

以自立。即其不合於聖人者，存之亦可爲鑒戒。雖有絲麻，無棄菅蒯。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，在博收而慎取之爾。

龔自珍《定盦續集·古史鈎沉論二》 龔自珍曰，周之世官大者史。

史之外無有語言焉，史之外無有文字焉，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。史存而周存，史亡而周亡。殷紂時，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。周之初，始爲是官者，佚是也。周公、召公、太公既勞周室，改質家躋於文家，置太史。史於百官，莫不有聯事，三宅之事，佚貳之，謂之四聖。蓋微夫上聖審美，其孰任治是官也？是故儒者言『六經』，經之名，周之東有之。夫『六經』者，周史之宗子也。《易》也者，卜筮之史也。《書》也者，記言之史也。《春秋》也者，記動之史也。《風》也者，史所采於民，而編之竹帛，付之司樂者也。《雅》、《頌》也者，史所采於士大夫也。《禮》也者，一代之律令，史職藏之故府，而時以詔王者也。小學也者，外史達之四方，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。今夫宗伯雖掌禮，禮不可以口舌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宗伯。樂雖司樂掌之，樂不可以口耳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司樂。故曰，『五經』者，周史之大宗也。孔子歿，七十子不見用，衰世著書之徒，蠡出泉流，漢氏校錄，撮爲諸子。諸子也者，周史之小宗也。故夫道家者流，言稱辛甲、老聃。墨家者流，言稱尹佚、辛甲、尹佚官皆史，聃實爲柱下史。若道家，若農家，若雜家，若陰陽家，若兵，若術數，若方技，其言皆稱神農、黃帝。神農、黃帝之書，又周史所職藏，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。老於禍福，熟於成敗，挈萬事之盈虛，窺至人之無競，名曰任照之史，宜爲道家祖。綜於天時，明於大政，考夏時之等，以定民天，名曰任天之史，宜爲農家祖。左執繩墨，右執規矩，篤信謙守，以待彈射，不使王枋弛，不使諸侯驕上，名曰任約劑之史，宜爲法家祖。博觀羣言，既述其所終始，又迹其所出入，不蒙一物之譏，不受諸侯詬詈，使王政不清，庶物奸生，名曰任名之史，宜爲名家祖。臚引羣術，愛古聚道，謙讓不敢刪定，整齊以待能者，名曰任文之史，宜爲雜家祖。窺於道之大原，識於吉凶之端，明王事之貴因，一呼一吸，因事納諫，比物假事，不辭矯誣之刑，史之任諱惡者，於材最爲下也，宜爲陰陽家祖。近文章，妙語言，割榮以任簡，養怒以積辨，名曰任喻之史，宜爲縱橫家祖。抱大禹之訓，矯周文之偏，守而不戰，儉而不奪人，名曰任本之史，宜爲墨家祖。五廟以觀怪，地天以觀通，六合之際，無所不儲，謂之任教之史，宜爲小說家祖。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，不云餘

家出於史，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，而不知其皆係於天也。知江河异味，而不知皆麗於地也。故曰，諸子也者，周史之支孽小宗也。

姚永樸《諸子考略序》 嗚呼，諸子之言猶藥也，藥之性不能無偏，故

可以已疾，亦可以致疾。然得醫之良者，因人之所病而施之，則惟其偏也反得效其用，此聚毒藥以供醫事所由掌於醫師也。當春秋末至於戰國，先王政教蕩焉無存，其時豪傑之士如管仲、晏嬰、孫武、吳起、申不害、商鞅，咸以所學馳騁於世。若夫老、莊、楊、墨、屈原、荀卿、韓非之徒，或沈淪下僚，或跼伏草莽，或以宗臣而困讒人，或以奇才而羈異國，既不獲伸其志，於是舉其心之憂悲憤懣者，畢見於舊。雖義多失中，然其識之高，其言之沈痛切至，實有非酣豢富貴之鄙夫所能窺其萬一者。昔孔子論人取狂狷而賤鄉愿，又曰觀過知仁。而南郭惠子亦言，夫子之門何其難也。夫聖人之道大無所不包，如彼諸子，使得聖帝明裁成而驅策之，夫豈非耳目股肱之選歟？光緒癸卯永樸自山左歸，會吾皖創立高等學堂，總辦劉荷良觀察提調譚季申太守白於大吏，俾襄教事。既以御纂《七經綱領》授諸生，乃復搜諸子行事及昔賢序跋與夫評騭之言爲《考略》十八卷，非敢云有裨諸生，亦欲稍擴其識，以爲異日效用於國之始基云爾。桐城姚永樸識。

章炳麟《諸子學略說》 所謂諸子學者，非專限於周、秦，後代諸家亦

得列入，而必以周、秦爲主。蓋中國學說，其病多在汗漫。春秋以上，學說未興。漢武以後，定一尊於孔子，雖欲放言高論，猶必以無礙孔氏爲宗，強相援引，妄爲皮傳，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，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。故中國之學，其失不在支離，而在汗漫。自宋以後，理學肇興。明世推崇朱氏過於素王，陽明起而相抗，其言致良知也，猶云『朱子晚年定論』。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爲能，此皆汗漫之失也。惟周秦諸子，推迹古初，承受師法，各爲獨立，無援引攀附之事。雖同在一家者，猶且矜己自貴，不相通融。故荀子非十二子，子思、孟軻亦在其列。或云『子張氏之賤儒』、『子游氏之賤儒』、『子夏氏之賤儒』，詬詈嘲弄，無所假借。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云：『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爲真。孔墨不可復

生，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？」此可見當時學者，惟以師說爲宗，小有異同，便不相附，非如後人之忌狹隘，喜寬容，惡門戶，矜曠觀也。蓋觀調和獨立之殊，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。佛家有言，何等名爲所熏？「若法平等，無所違逆，能容習氣，乃是所熏。此遮善染，勢力強盛，無所容納，故非所熏。」若法自在，性非堅密，能受習氣，乃是所熏。此遮心所及無爲法，依他堅密，故非所熏。」見《成唯識論》。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，由其持論強盛，義證堅密，故不受外熏也。或曰，黨同門而妒道真者，劉子駿之所惡，以此相責，得無失言？答曰，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。說經之學，所謂疏證，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迹而已，其是非且勿論也。欲考索者，則不得不博覽傳記。而漢世太常諸生，唯守一家之說，不知今之經典，古之官書，其用在考迹異同，而不在于尋求義理。故孔子刪定《六經》，與太史公、班孟堅輩初無高下。其書既爲記事之書，其學惟爲客觀之學。黨同妒真，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，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。若諸子則不然。彼所學者，主觀之學，要在尋求義理，不在考迹異同。既立一宗，則必自堅其說，一切載籍，可以供我之用，非束書不觀也。雖異己者，亦必睹其文籍，知其義趣，惟往復辯論，不稍假借而已。是故言諸子，必以周秦爲主。

古之學者，多出王官。世卿用事之時，百姓當家，則務農商畜牧，無所謂學問也。其欲學者，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，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。故《曲禮》云：「宦學事師。學字本或作御。所謂宦者，謂爲其宦寺也。所謂御者，謂爲其僕御也。故事師者，以灑掃進退爲職，而後車從者，才比於執鞭拊馬之徒。觀春秋時，世卿皆稱夫子。夫子者，猶今言老爺耳。孔子爲魯大夫，故其徒尊曰夫子，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。《說文》云：「仕，學也。」仕何以得訓爲學？所謂宦於大夫，猶今之學習行走爾。是故非仕無學，非學無仕，二者是一，而非二也。學優則仕之言出於子夏，子夏爲魏文侯師，當戰國時，仕學分途久矣，非古義也。秦丞相李斯議曰：「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」亦猶行古之道也。惟其學在王官，官宿其業，傳之子孫，故謂之疇人子弟。見《史記·曆書》。疇者類也。《漢律》「年二十三傳之疇官，各從其父學。」此之謂也。近世阮元作《疇人傳》，以疇人爲明算之稱，非是。其後有儒家、墨家諸稱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云：「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。」當時學術相傳，在其弟子，而猶稱爲家者，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。《史記》稱老聃爲柱下史，莊子稱老聃爲徵藏

史，道家固出於史官矣。孔子問禮老聃，卒以刪定六藝，而儒家亦自此萌芽。墨家先有史佚，爲成王師，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。陰陽家者，其所掌爲文史星曆之事，則《左氏》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。其他雖無徵驗，而大抵而於王官。是故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論之曰，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。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。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。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。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。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。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稷之官。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。惟其各爲一官，守法奉職，故彼此不必相通。《莊子·天下篇》云：「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」是也。亦有兼學二術者，如儒家多兼縱橫，法家多兼名，此表裏一體，互爲經緯者也。若告子之兼學儒墨，則見譏於孟氏。而墨子亦謂告子爲仁，譬猶跛以爲長，隱以爲廣，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《墨子·公孟篇》。進退失據，兩無所容，此可爲調和者之戒矣。

梁啟超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·論諸家之流派》先秦之學，既稱極盛，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，非易論定。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，而別以鄙見損益之。古籍中記載最詳者，爲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其所本者劉歆《七略》也。篇中《諸子略》，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。而《兵書略》、《術數略》、《方技略》，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。今學《諸子略》之目如下，凡爲十家，亦稱九流：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。一，儒家；二，道家；三，陰陽家；四，法家；五，名家；六，墨家；七，縱橫家；八，雜家；九，農家；十，小說家。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述其父司馬談《論六家要指》，凡六家：一，陰陽家；二，儒家；三，墨家；四，名家；五，法家；六，道德家。諸子書中論學派者，以《荀子》之《非十二子》篇、《莊子》之《天下》篇爲最詳。《荀子》所論，凡六說十二家：一，它翬、魏牟；二，陳仲、史鰌；三，墨翟、宋鈰；四，慎到、田駢；五，惠施、鄒衍；六，子思、孟軻。《莊子》所論凡五家，並已而六：一，墨翟、禽滑釐；二，宋鈰、尹文；三，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；四，關尹、老聃；五，莊周；六，惠施。以上四篇，皆專論學派者也。其他各書，論及者亦不鮮。《孟子》則以楊、墨並舉，又以儒、墨、楊並舉。《韓非子·顯學》篇，則以儒、墨並舉，又以儒、墨、楊、秉並舉。《史記》則以老子、韓非合傳，而《孟子荀卿傳》中，附論騶忌、騶衍、淳于髡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、田駢、騶奭、公孫龍、劇子、李悝、尸

子、長蘆、吁子以及墨翟焉。四篇之論《荀子》最爲雜亂。荀子北派之巨子也，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，而南人無一焉。以老子、楊朱之學如此其盛，乃缺而不舉，遺憾多矣。西方之學亦未一及。且所論者，除墨翟、惠施之外，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。若乃子思、孟軻，本與荀同源，而其強辭排斥，與他子等。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，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，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。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，亦非過言也。李斯坑儒，所以排異己者，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。故其所以非，殆不足采。《藝文志》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，既列儒家於九流，則不應別著《六藝略》。既崇儒於六藝，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，其疵一也。縱橫家毫無哲理，小說家不過文辭，雜家既謂之雜矣，豈復有家法之可言，而之以之與儒、道、名、法、墨等比類齊觀，不合論理，其疵二也。農家固一家言也，但其位置與兵、商、醫諸家相等，農而可列於九流也，則如孫、吳之兵，計然、白圭之商，扁鵲之醫，亦不可不爲一流，今有《兵家略》、《方技略》在《諸子略》之外，於義不完，其疵三也。《諸子略》之陰陽家，與《數術略》界限不甚分明，其疵四也。故吾於班、劉之言，亦所不取。《莊子》所論，推重儒、墨，老三家，頗能掣當時學派之大綱。《天下篇》前一段所謂「內聖外王」之學者，指儒家也。宋鉉、尹文，墨派也。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，老派也。莊子本身，老派也。惠施，名家言，亦與墨子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等篇相近，近於墨派也。篇中一唱三嘆者，惟孔、墨、老三家，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。然猶有漏略者。太史公司馬談之論，則所列六家，五雀六燕，輕重適當，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，旗鼓相當者也。分類之精，以此爲最。雖然，欲以觀各家所自起，及其精神之所存，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。

【略】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，則南北兩分潮，最當注意者也。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，必依河流而起，此萬國之所同也。我中國有黃河、揚子江兩大流，其位置、性質各殊，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，爲獨立發達之觀。雖屢相調和混合，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。凡百皆然，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。北地苦寒，磽瘠，謀生不易，其民族銷磨精神，日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，猶恐不給，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，故其學術思想，常務實際，切人事，貴力行，重經驗，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，最發達焉。惟然，故重家族，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，封建與宗法，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。敬老尊先，隨而崇古之念，重，保守之情深，排外之力強。則古昔，稱先王，內其國，外夷狄，重禮文，係親愛，守法律，畏天命，此北學之精神也。南地則反是，其氣候和，其土地饒，其

謀生易，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，故達觀於世界以外。初而輕世，既而玩世，既而厭世。不屑屑於實際，故不重禮法。不拘拘於經驗，故不崇先王。又其發達較遲，中原之人，常鄙夷之，謂爲蠻野，故其對於北方學派，有吐棄之意，有破壞之心。探玄理，出世界，齊物我，平階級，輕私愛，厭繁文，明自然，順本性，此南學之精神也。【略】古書中言南、北分潮之大勢者，亦有一二焉。《中庸》云，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」，「枉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」。《孟子》云，「陳良，楚產也，悅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」。是言南、北之異點，彰明較著者也。要之，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，實以南、北兩派中分天下。北派之魁，厥惟孔子，南派之魁，厥惟老子。孔學之見排於南，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。試觀孔子在魯、衛、齊之間，所至皆見尊崇，乃至宋而畏矣，至陳、蔡而厄矣，宋、陳、蔡皆鄰於南也。及至楚則接輿歌之，丈人擲楸之，長沮、桀溺目笑之，無所往而不阻焉，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。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，孔席不暖，墨突不黔，栖栖者終其身焉。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，接輿、丈人、沮、溺，皆汲老、莊之流者也，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。孔、老分雄南、北，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。墨亦北派也，顧北而稍近於南。墨子生於宋，宋，南北要衝也，故其學於南、北各有所采，而自成一家言。其務實際、貴力行也，實原本於北派之眞精神，而其刻苦也過之。但其多言天鬼，頗及他界，肇創論法，漸闡哲理，力主兼愛，首倡平等，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。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，以孔、老、墨三分天下。孔、老、墨之盛，非徒在第二期而已，直至此時代之終。其餘波及於漢初，猶有鼎足爭雄之姿。【略】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。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，因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，亦緣當時載籍所傳，北詳南略，故南人之理想，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，尙多多也。諸派之初起，皆各樹一幟，不相雜廁。及其末流，則互相辨論，互相熏染，往往與其始祖之學說相出入，而旁采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。故戰國之末，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，亦名之混合時代，殆全盛中之全盛也。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，一曰內分，二曰外布，三曰出入，四曰旁羅。四者皆進步之證也。所謂內分者，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云，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梁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即荀卿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

鄧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三。而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亦云，子游氏之賤儒，子夏氏之賤儒，子張氏之賤儒。《莊子·天下》篇云，相里勤即《韓非子》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、已齒郭注

勢，楚、齊、秦三分而終並於秦。思想界之大勢，亦楚、齊、秦鼎立而匯合於秦。

紀事

云：二人姓氏也，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別墨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畸偶不侔之辭相應。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。自餘諸流，雖其支派不甚可考，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。後世曲儒，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，不知學派之爲物，與國家不同。國家分爭而遂亡，學術分

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如騶衍、淳于髡、

爭而益盛。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，正如醫學之解剖，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。所謂外布者，各派皆起於本土，內力既充，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。於斯之時，地理界限漸破，有南、北混流之觀。《史記·儒林傳》云，孔子既沒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。故子路居衛，澹臺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貢終於齊。

田駢、接子、慎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裴駰集解引劉向《別錄》，齊有稷門，城門也。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。

又《秦始皇本紀》 三十四年，適治獄吏不直者，築長城及南越地。始

西河，北西派所領地也。齊，北東派所領地也。楚則南派之老營也，孟子曰，陳良，楚產也，北學於中國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，是儒行於南之證也。

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爭之患，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始皇悅。

莊子云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、已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，是墨行於南之證也。慎到趙人，田駢、接子齊人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《史記·孟荀傳》。韓非

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，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。始皇下

韓人，有《解老》之篇，是老行於北之證也。故其時學術漸進，不能以地爲限。智識交換之途愈開，而南北兩文明，與接爲構，故蒸蒸日上也。所謂出入者，當時諸派之後學，常從其所好，任意去就。孟子曰，逃墨必歸於楊，逃

其議，丞相李斯曰，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則力農

楊必歸於儒。蓋出彼入此，恬然不以爲怪也。故禽滑釐，子夏弟子也，而爲墨家巨子。莊周，田子方弟子也，而爲道家魁桀。韓非、李斯，荀卿之弟子也，而爲法家大成。陳相，陳良弟子也，而爲農家前驅。自餘諸輩不見於載

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丞相

記者，當復何限。可見其時思想自由，達於極點，非如後世暖昧殊守一先生之言，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。所謂旁羅者，當時諸派之大師，往往兼學他

臣斯昧死言，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並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

派之言，以光大本宗。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，兼治名家、法家言者也。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，兼治儒家言者也。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，兼治道家言者也。北、南、東、西四文明，愈接愈厲，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。雜家之起於

議，誇主以爲名，異取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，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

是時，亦運會使然也。蘇、張縱橫之辨，髡、夷稷下之談，其論無當於宏旨，其義不主於一家，蓋承極盛之後，聞見雜博，取材瞻宏。秦相呂不韋，至集諸侯

《詩》《書》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《詩》《書》者棄市，以古非今者族，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

游客，作《八覽》《六論》《十二紀》，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綜道、德、齊兵、農，實

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制曰，可。

千古類書之先河，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。故全盛時代之第四期，列國之國

又《太史公自序》 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爲《太史公

勢，楚、齊、秦三分而終並於秦。思想界之大勢，亦楚、齊、秦鼎立而匯合於秦。

又《太史公自序》 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爲《太史公

又卷四四七引《翰院名臣錄》 李廷機，萬曆癸未會試第二，入翰院

爲講官。時子書盛行，廷機以昇端害教，非表章「六經」尊崇孔孟之意，乃上言曰：「蓋嘗觀三代之盛，大道爲公，上無异教，而下無异學。迨至後王，道德不一，風俗乖刺，士始各以所長相誇詡，而百家之說遂紛然淆亂，莫可辨詰。於是仲尼生洙泗之上，與其章縫弟子（楊）（揚）榘而緒正之。而斯道炳然，如日中天。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黃老之徒以其術行中國，要歸於虛無寂滅而止。於是漢儒奮焉，表章「六經」，字比而句櫛之。而身心性情之本，或語焉而不詳，習焉而不察。於是宋儒崛起，承仲尼之緒而光大之，救黃老之偏而通於世，采漢儒之華而歸諸實。自仲尼至宋千有餘年，而斯道升降之變具此矣。夫其敝而變也，亦稱一時之縣解。而其屢變屢遷也，則或得其似而遺其真。至於今，其說愈煩而實愈乖，其取名愈高而蔽愈滋。其初欲出諸子漢儒之上，而趨愈下。欲因宋儒以見仲尼，而不知其失彌遠也。嘗考班固《藝文志》所述十家，黜小說而存其九。九者，陰陽、法、名、墨、縱橫、農、雜，皆以術藝勝，而論學者獨儒與道。儒與道相出入，其書或不盡傳，傳者言不盡馴雅。其傳稍久而世常目睹者，儒則晏嬰、荀卿，道則管夷吾、老聃、辛鈺、關尹喜、莊周、列禦寇、鵠冠是已。無爲自然以臻化理，老氏之指乎？其言精而該。萬類爲一，無然畔岸，莊列之致乎？其言闊而達。鈺、喜、鵠冠語皆祖述三子，而莊列則本老氏，老氏則尊黃帝。三子之外，卿以禮，嬰以儉，夷吾以法，若不相爲謀。而蘭陵論君道，不以符節契券爲信，不以探籌投鈎爲公，不以衡石稱縣爲平，不以斗斛敦概爲噴，去就委蛇於齊、楚、趙三國之間，而以令終。仲父相齊，下令如流水之源，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。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與以爲取，以爲政寶。平仲節儉力行，其在朝，君語及之即危言，語不及之即危行，國有道即順命，無道即衡命，三者皆老氏家法。故史遷作傳，以管晏老莊相次。而孟堅列夷吾於道家，嬰爲儒首，黃老之學蓋大行矣。漢初曹懿侯用膠西蓋公之言，遵職畫一而成賢相。而文帝亦好之，師河上公爲漢令主二十餘年。景帝朝轅固斥黃老爲家人言，而身幾爲圜家食。武帝即位，崇獎「六經」，一以仲尼爲師，諸子之書不列於學官。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，端弁帶而說經義，綢繆其器數，煩縉其文章，屹屹窮年而莫之止。揚雄氏所謂非徒爲之華藻，又從而綉其聲悅者矣。斯時也，人挾靈蛇之寶，家抱崑山之玉，精廬一啓，則執經問字者，動以

百計。轉相傳祖，甚者累數十代治一經不他涉。問所從來，必曰某師某師。非師說者，與衆攻之，不白不止。若主父偃、張禹、彭宣、王駿、郗丹之於《易》，倪寬、龔勝、鮑宣、周堪之於《書》，王氏、王吉、匡衡、蕭望之、韋賢父子之於《詩》，董仲舒、公孫弘、彭祖、疏廣、貢禹之於《春秋》，童而習之，終身用之而不盡。謀王斷國，報功修職，斌斌乎稱盛矣。大抵諸子之學，以清淨無欲爲宗，而好奇者因而附益之，治其荒唐謬悠之詞，滅仁棄禮，離形黜智，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逃空虛，游溟滓。舉而措之天下國家，若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漢儒喟然思反其弊，而以訓詁注疏爲長。其所發明「六經」之義，往往剽其外郭而昧其中局。是以宋儒盡取其說而會通之，以求聖人微意眇論之所在。蓋曰：「六經」孔孟之書，知則有行，思則有學，禮則有文，天下之大道也。行後於知，思後於學，禮後於文，天下之定序也。彼黃老之玄虛，漢儒之注釋，舉其一不知其二者也。斯可謂徹始徹終，無漏佚矣。諸子漢宋之儒，其學問得失固如此。失與得譬之瑕瑜不相掩，而可以議指。竊怪夫今之學者，非之無刺而從之莫由也。其言曰：聖人全體者也，諸子得其一體者也。聖人務本者也，漢儒淫於末者也。吾收視返聽不離於宗而已矣。玩忽世事，吐棄物理，索之無何有之鄉，而示人以不可窮之端。問之則曰：吾心有仲尼也。嗟乎，仲尼固若是哉？【略】陛下宜嚴禁學校及考試官，凡一切諸子百家異端害教之書，有悖於「六經」孔孟之旨者，悉罷黜不錄。以示表章「六經」，尊崇孔孟之意。

道家部

綜述

司馬談《論六家之要指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引）《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